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二辑

岸 边

巴兰华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二辑

岸 边

巴兰华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岸边 / 巴兰华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6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8996-9

I. ①岸… II. ①巴…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147900 号

岸 边

作 者: 巴兰华

责任编辑: 田小爽 李亚梓

特约编辑: 王 冰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182 千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996-9

定 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辑 黄河岸边

茵 陈	3
我与冬天有个约会	7
最后一匹军马	14
蒙尘的书信	18
燃烧的棉袄	22
冬天不冷	26
腊 月	30
千年香火（一）	37
千年香火（二）	43
橘红的霞光	49
黄河滩头的红柳	54
心中有杆秤	59
寻不回来的童年	66
历史的误会	72

第二辑 生命飞翔

北方晓歌	83
------------	----

远方的柿子红了	87
神庙下的蜂胶	89
石门坊的女人	95
西湖印象	108
缘	111
大门外的老人	114
变味的同学会	117
让生命在文字里飞翔	123

第三辑 天使告白

碌 碡	129
生命的红痕	132
生死瞬间	146
天使的告白	149
失去土味的男人	154
流浪的燕子	158
听 雨	160
看不见的手	164
明月几时有	167
溅落夜幕里的云朵	170
逝去的味道	174

第一辑

黄河岸边

茵 陈

每一个殷红的荚里都包裹着一粒墨黑晶亮的种子，圆而小，小米粒的样子，然而却泛着晶莹的黑宝石似的微光，学名叫作翅碱蓬，我们黄河滩人家则唤它“种子”。

望不到边的退海之地，辽阔而平坦，种子声势浩大，粘连一片，殷红的荚梢，如无垠的火焰一样鲜艳，凄美。此时，姐也许正收拢地上一撮撮斩割的种子头梢，用镰刀勾拉到一起，沉着地把包袱展开，一层一层压实，直到四个包袱带子刚刚挽起疙瘩……一大包种子被夕阳映过，西边的火苗燃烧得灿烂，背阴处却黑暗如铁，地平线刚刚凸出一座小山。

姐用粉色的的确良衣袖擦下被汗水蒙住的眼睛，把镰刀扛到松软的黄河滩上，双手扶膝，无力地瘫倒在“小山”上，眼睛凝视着欲坠的夕阳，慢慢喘息着，恢复体力……我家跟所有黄河滩人家一样，都养猪。养猪，年关时可以出圈卖钱；猪，日夜拉屎踩圈可以给土地里的庄稼以最好的给养，一举两得。苦的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每天下午下课，我跟姐放下书包，我挎着竹篮，她背上包袱，就急急火火地往村外跑。一点工夫耽误不得，否则，太阳一会就落山。黄河大坝下的土泥院落里，一群生灵正张着嘴等我们呢！

姐，在等我。当我们会合后，她把镰刀柳木的长柄穿过包袱带子，身子仰面躺在“小山”上，镰刀往前，木柄夹到胳膊窝里。当包袱带子勒进肩头时，姐会“嘿”，低沉地吼一声。我仿佛接到冲锋的命令，两手死死抠住“小山”的底部，攒出吃奶的劲头往上提溜。姐，借着我的力，一下子坐起来，再慢慢往起站，两条腿在肥大的军绿色棉布筒子里打摆，

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我曾多少次担心这两条秫秸般瘦弱的腿，总有一天会被“小山”压垮而折断……尽管我胆战心惊，却每每都幸运地错过。尽管她是那么的艰难。

每次，我们都竭尽全力，有一个人松懈，行动便告失败，没有第二次，气力此时已经全部流失给黄土地，饥饿像潮水一样劈头盖脸地向我们袭来。

姐，瘦弱的躯体托着一座红艳艳的“山”，慢慢往家的方向蠕动……我挎着黄绿相间的芦草叶梢以及苍红的苦菜的竹篮，周旋在“红山”的周围……

多少年过去了，我的记忆却永远停滞在八岁时跟姐一起去黄河滩割种子、挖野菜的情形，如不褪色的胶卷影像，无法抹平的印痕。一晃好多年过去了，仿佛就在昨天，那被斩去荚梢的种子芥子上还冒着淡淡的红水珠……刚被挖走野菜留下的小小坑穴周围，淡黄而贫瘠的土还是新鲜的……

姐，尽管学习好，但是，因为弟弟出生，她辍学了。她的人生又重新分工：早上晚上看孩子；正午时间干农活。那个时候我体会不到父母的疾苦，却总为姐抱不平。姐，总是笑笑，拍拍我稚嫩的肩头，说，家里出来一个大学生就够了！在说这话的空当，我分明捕捉到姐那明亮的眸子里一星泪光在闪现。为了掩饰或者别的原因，姐抿一下刘海，端着洗衣盆无言地走开。

眼睛涩涩的，心里酸酸的，想哭，可是，我没那个胆量。

暑假，我跟姐去黄河滩上的高粱地锄地。姐已经是大姑娘了，即使穿着普通的衣裤，那高挑匀称的腰身也那么俊俏飘逸……我说，姐真美！姐就笑了，整洁的牙齿闪着晶莹的光泽。姐在地头折了一截植物凑到鼻子上嗅。然后，就闭起眼睛，脸向上慢慢仰起，对着太阳……瞬间，“阿嚏”，一个喷嚏打得惊天动地。我吓得一个趔趄，差点坐到草地上。姐，却笑得花枝乱颤。我问姐那是啥。姐说，是蒿。

蒿，三月叫茵陈，春暖花开时节，它在松软的黄沙土上最早绽放，颜

色灰绿，闪着金属的光泽，样子酷似菊花，贴在地皮上，下面是隔年的尘土草屑，上面是暖暖的阳光。用镰尖剃下，回家择去枯叶水洗，拌上面粉锅蒸，蘸醋和的蒜泥，可谓佳肴，去火消炎，青嫩爽口，是大自然给予黄河人家不可多得的礼物。茵陈到了四月，就不叫茵陈了。此时，秸秆从菜心蹿出，已经一筷子高，就叫作蒿了。蒿，人不能吃，山羊倒是挺喜口的。蒿，到了十月，用最后的光释放着独特的芬芳。姐说，我就喜欢蒿这苦的味道，薄荷一样清新的气息。我接过来闻闻，的确如姐所说，浓浓的薄荷气息夹带一丝淡淡的苦味道。

晚上，我睡到母亲为我搭建的临时住处，借着停放地排子车的简陋芦苇敞篷，两边各立起一张芦苇席子，大门用废弃的水淋布拉上，一侧剪开一道小门……我跟姐对视的一刻，可能我恹恹的眼神触动了什么。姐一笑，幽幽地说，弟你小时多好，姐还可以揽着你睡。切！我脸一下红了，不自觉地一撩手，像遮挡着什么，低头走开了。姐见状，反而哧哧地笑起来。看我愈加不作声，姐停了笑声，推我一把，说，晚上冷，姐把毛毯借你。我的心里暖暖的。

我忆起自己还是儿童的时候，白天姐是姐，晚上姐就像娘。给我洗脚，脱衣服，按到被窝里掖好被角，给我烤地瓜，有时也有胡萝卜，还用铁簸箕放上沙土在炉子上爆玉米花……我有晚上蹬被子的习惯，然而，冬天夜里我从来都没有感冒过，醒来时，总是卧在姐温暖的怀里，小脚丫被姐用腿牢牢地夹着……姐是我童年的保护神。

母亲说起这些陈年往事来不是流泪，就是连连叹息。

姐，在没有任何讯息的提示下就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接到电话，向学校请了半个月的假，鞋子都跑破了，也没有寻到姐的踪影。我垂着头难受地撕扯着头发，跟同样抽泣的母亲无言以对。母亲说，你姐再也不会回来了，即使死在外头。原来姐喜欢上村东头的君，家里人因为辈分和属相不合没有同意。姐就一直没有再找对象。君跟邻村一个女孩结婚的当天夜里，母亲发现姐不见了……我理解姐。一个女孩子没有权利选择出生的家庭；一个女孩为了父母可以任劳任怨为家操劳；一个女孩可以为了自己的哥哥、弟弟牺牲学业……但是，作为一个人，不会永远为别人活着。特别是自由被别人无端剥夺的时候……这就是姐，一个逆

来顺受默默无闻的黄土地上的女孩子。

……

听着妻儿细微的鼾声，我披上外套轻轻合上门，步出小弟的新房。外面月光如水，月亮拖着我的影子诱惑着我，竟然向南面老宅子而去。拆迁得七零八碎的老土屋，被月光照得参差不齐，突兀的山墙背处阴阴的，一种荒凉和恐怖的气息如升腾的雾凇，慢慢侵袭而来。我深一脚浅一脚寻着久远的记忆，嗅着那丝丝缕缕的蒿的气息，摸到最西头残破的已经没有了顶子的房间——是姐原来的闺房。

触摸到土炕上布满灰尘的榆木炕沿，现实的冷意与回忆的炙手的温度一起传送到我的手指，关节神经质地颤动，在探索。立在阴影里，我想姐一定站在月色下望着我，不远不近，若即若离……没有被破坏的土炕，席子还完好无损地铺在那儿，我坐到炕沿上，轻轻把身子放倒，泪，就这样不知不觉淌下来，凝成一片冰凉。姐，轻盈地飘过来。她还是多少年前的样子，一手捏着蒿，一手轻抚我的额头……一股巨大的悲伤捶打着我的记忆。

姐背负种子的景象又一次闪现在我眼前：那托着一座“红山”的坚韧而挺直的脊梁，以及面对大千世界的淡然而无畏的眼神！

我静卧在寒冷的月华里，杂乱无章的梦中，我看到初生在荒凉的黄河滩上楚楚可怜的茵陈，嗅到十月蒿的浓浓薄荷气息以及夹杂的淡淡的苦味，我却怎么抓也抓不到它了……

我与冬天有个约会

今天是星期天。

我们一家人尽情享受暴风雪带来的安逸，蜷缩在暖暖的被窝里，不管不顾地睡到九点多。我拉开窗帘的一瞬间，强烈的阳光射进房间，精神为之一振。楼顶和街道铺着皑皑积雪，天空洗过一般透彻澄净……这是风雪莅临后的第一个大晴天，是农历 2015 年 12 月 15 日，离过年还有十五天。

前天的大雪，出乎人们的意料，零下十六度更是创下渤海沿海地区近十五年来最低。我在微信上看到，同学所在的呼伦贝尔温度骤然降至零下四十八度，这还是官方报道的数据。这条消息使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零下四十八度是一个什么概念，在我们这个地方不会发生，如果有的话，将无法预料会出现什么状况。

起床，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刷朋友圈，关注我的微信。

出现在朋友圈最上面的是鲁院同学达子——我的师姐，发的一组呼伦贝尔的图片。第一张是一枚巨大的金色太阳，我想，也就是她那个地方的奇观吧！下面是鼓面似的草原的剪影，近处是两个牧马人，摄影者的艺术角度选得非常精准，虚、实、光线、取景都非常到位，人与马被包裹在金色的光晕里，而远处背阴的土地却呈一片深沉的底色，高处又被阳光照耀喷射出几许暖色。第二张是横截面的马群从黑暗中向着初升的旭日奔腾，朝阳弱弱的光仅仅表现自我的亮度和偶尔挥发到最前面几匹骏马的双耳和鬃毛，马群跟旭日之间相隔了一箭之地，氤氲起腾腾的红雾。第三张是几十匹马组成的群，排着横队踏雪而来。第四张是两个牧马人驱赶着马群驰骋在漫漫雪原的景象，宛若洁白的雪原上飘过一片不规则的彩霞，呼啸远

去……我就在微信上留言：气势恢宏，激动人心。可惜我看不到！

达子马上回复：这是我的家乡，欢迎！

我说：这样的话，我真的想去看看了。

达子：不来草原走一遭，真不知道啥叫辽阔，不曾骑马总以为世界跟我等高。来吧，师弟！我在呼伦贝尔等你，不见不散！不醉不归！哎妈呀！这是台词……

就在此刻，我下定决心，一定去一趟草原。师姐的家乡，呼伦贝尔。

近三十多年来，因了全球变暖效应，已经很少看到大雪封门的情景了。冬天一般在零度以上五六度的样子，三九腊月最冷也不过零下七八度，超过零下十度就冷得吓人。叫人过得春天不像春天，冬天不像冬天的，唉，简直让人没有了四季的明显意识。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冬季一交九，那水洼水塘无不一片冰冻。二九、三九天，大街土路都被冻得裂开大缝，宽的有十公分，我们小孩子贪玩不看脚底下，有时就会陷进去，大人连拖带拔才把腿脚弄出来，如果鞋子掉下面了，就算了，因为地缝深不见底，没有谁能把那坚硬如铁的冻土凿挖开。这条宽宽的裂口像一条冻僵的蟒蛇，竟然蜿蜒半里路长。

我们在谁家刚刚清扫出一块净地里，或天井，或街筒，去临近住户鸡舍旁偷几块青砖。如果被邻里叔叔大爷或者婶婶大娘发现，必遭呵斥。那我们就把脖子一拧，强词夺理地咕哝：使使，又不是不给您搬回来！大人佯装生气：使使？等你们使用完了，还不都碎喽？其实，在跟大人搭腔的时候就磨磨蹭蹭地往远处挪步，等大人明白过来，我们已经离得很远了，扭转身撒腿就跑。大人追到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已然把整砖两步一块，竖起，摆成一条线。对面十几米远，我们几个孩子一人一块半砖头别在棉裤腿下，用脚尖托着，开始“打关”的游戏了。大人不好拆局，就抄着手，一旁笑嘻嘻地观看。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参加的所有伙伴剪子、包袱、锤抽签，赢的一伙先开局。从起跑线到终点单腿蹦四步，每一步都伴着参赛者的口号，第一步“拐一拐”；第二步“穿皮鞋”；第三步“钉上扣”，第四步“系鞋带”……最关键的是这“系鞋带”，因为进行到第四步的时候，“口诀”结束的同时得把别着砖并一直蜷抬着的左脚甩出去，飞出的半头

砖将对面属于自己的竖砖击倒为赢。

如果胜了，就进行第二轮比赛，动作口诀都变了，把半头砖夹在裆部，两腿并拢不许散，否则就属于违规出局。我把沉重冰凉的砖块夹到腓沟里，两腿起跳，第一步“蹲一档”；第二步“喝二球”；第三步“三点水”；第四步（也是关键的一步）“灌蜈蚣”。这“灌蜈蚣”决定胜负。一般是到第四步的时候，瞄准各自的目标，跳起双脚还没有落地的时候尽力把屁股往后一撅，然后把肚子往前用力一挺，裆部一松，借力把砖块投出去……这一系列复杂的连贯动作都是在起跳的空中一气呵成，中与不中一是看技巧，二是看造化了。我们连赢两场，对方却一场也没有机会上。于是，他们就起哄，挑我们的刺。轮到对方上了，笑话是接二连三，把人都笑死了。首先是二民，你看他那鼓鼓囊囊的棉裤裆，别说游戏，平时跑两步都费劲，我为他没有分在我们组暗自庆幸。

二民光拧裤腿就花去了三分之一时间，团队好不容易等到他把砖别上了裤腿，就各自开始比赛了。人家都到“钉上扣”了，马上就迈向第四步，二民可好，还在第一步转磨磨。他背不过口诀，老叨唠：拐一拐钉、拐一拐钉……就是不跳第二步。人家都“系鞋带”打完回来了，他还那里重复着“拐一拐钉”，那条一直蹦跹在第一步位置的右腿累得跟筛糠似的，脸上的汗横七竖八，可恨嘴里就是转不过弯来……不管是我们团队，还是对方，人人笑得在地上打滚。大河笑得嘴里叫着“娘”就抽过去了！围观的大人笑得也岔了气，用手指点着二民，笑骂着，二民，你真是一个尿包！一个大人红着脸尴尬地挤出人群，看背影好像是二民他爹！

几十年后，就是这个被我们公认的尿包，竟然，在疾驰的卡车下救了两名儿童。他自己却被车轮碾掉一条腿。他蛰居在父亲遗留下的土屋院落里，百无聊赖的时候，就经常摆下场子，练习儿时的游戏。左腿依然蜷起，脚尖与裤腿把半头砖挽起，拐杖代替了右腿……他一次又一次地顿在“拐一拐钉”那个难以逾越的坎上，无法突破这个魔咒。汗水打湿了头发，腋下被拐杖的T柄磨得出了血，他依然固执地蹦跹在原地，地面上被拐杖戳出一个又一个的凹坑。家人实在不忍看下去，就各忙各的事情去了。

前年春节，因为老家移坟的事情，我回了趟老家，顺便探望下几十年

没见的发小。酒喝到兴头上，头发斑白的二民就忽然来了兴致，非要我们儿时的几个伙伴再比一次打关。我们面面相觑，呆若木鸡，还是二民的老婆尴尬地赔笑，说，二民，你看大家伙都四五十岁的人了，别叫小辈的笑话！要不，你们打麻将吧！二民就一口把酒给喝干，话也不说，举着拐杖自己蹒跚着来到天井。我们几个莫名其妙地跟了出去。二民，把几个“关”一一竖立，然后，又一拐一拐退后十几步，左腿支撑着全身，用拐杖画一条界线……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二民摔倒好几次，赌气似的把我们都推开，坚持自己做完。我把大衣脱下来，把西服裤腿一拧，把半头砖别在锃亮的皮鞋脚尖上，团结、大河、运动也不声不响地全部就位……还是按老规矩包袱、剪子、锤抽签，我第一个；运动第二个；大河第三个……平心而论，我们为了二民真是竭尽全力，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按照规定完成第一局的。

轮到二民，他昂起头，闭着眼顿了一顿，然后，拧裤腿别砖……拐一拐……穿皮鞋……钉上扣……系鞋带……“关”，应声倒地！二民仿佛回到了儿时，脸上泛上婴儿红潮，高兴地举起拐杖，一条腿在天井里蹦跹！我赢了！我赢了！我们一起围上去把二民抱在一起，大声高呼：二民赢了……二民赢了……我们这些在社会上打拼几十年，磕磕绊绊走到今天的男人，坚硬而冷漠的心，此刻热潮涌动，大家理不清什么来由，大年初三都哭得稀里哗啦！

冬天，一是打雪仗，再就是滑冰。打雪仗时间较短，滑冰却是延续一个冬天的游戏。从前农村孩子们的滑冰，八零后就已经很陌生了。此滑冰非彼滑冰。一提滑冰读者马上把国际花样滑冰比赛联系到一起，身着短裙的女单，或者男女混双，随着优美的音乐在场内池中花样百出，翩跹起舞！而我在此讲述的是，在冰天雪地的水渠、水湾，抑或水库的冰面上，农村孩子们演绎了百十年的儿时趣事。

说到滑冰，就不能不提到滑冰车，又名滑冰船。

滑冰，首要选择好时机。一九冰不牢，二九冰上淘，三九赛石桥。再就是要准备好装备：滑冰车和钢锥。滑冰车类似一个宽宽矮矮的脚踏，只是没有木腿，是两条并列的三角铁，平面钉在木板上，立面向下。钢轨一般规格是4cm×4cm以下，5cm×5cm的一般就是附近油田子弟的高级工

厂货了。滑冰车长四十公分到五十公分不等，四四方方加上钢轨大概有20公分高的样子，一般是平面，或跪或盘腿坐上面，带小座位的很少见，也不实用。钢锥原材料就是十号钢筋，长度根据持有者的身高比例而定，一般在六十五至七十五公分，顶端握手极像汉字“软耳”偏旁，末梢打磨得四棱锐利并在底端五公分处折成一百二十度的样子，这样扎在冰面上不容易滑脱，用力角度也恰到好处。操作者或跪或盘腿坐在上面，两条钢锥往冰面上一扎，胳膊用力往后一撑，滑冰车受力就向前滑动。这里有一个窍门，左右胳膊用力须匀称，否则，会向力小的一方倾斜。就这样，一锥紧似一锥，动作连贯起来，滑冰车便飞也似的向前面冲去。耳边带起了风声，尽管冻得鼻涕流到了下巴，但是，滑翔的速度给人带来的刺激和快感淹没了一切。遇到紧急情况，比如，前面突然发现一个塌陷或者人为凿的饮牲口的水坑，不能心慌。因为，慌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人仰马翻，摔得鼻青脸肿；要么直接冲入冰窟，那就有生命危险了。钢锥有多个用途，既能给予滑冰车动力，也可以做急刹车用，把左钢锥收起，右钢锥放置滑冰船前正中探到冰面，以滑冰车前沿做支撑点，钢锥锐利的锋芒把冰面毕毕剥剥削出一条冰片飞舞的彩带。受到阻力的车就慢慢停了，但是，这个技术一般人掌握不了。钢锥稍偏些，车会猛然撇向受力小的那方，人会一下摔下去的；下锥太猛也会直接导致车翻人摔；下锥轻了又不起作用，总之，没有真功夫是不能够操纵好一台滑冰车的。小到七八岁，大到十二三岁的小子，家里无不藏有自己的滑冰车。春夏秋三个季节从没有看到滑冰车的影子，一旦到了冰封的季节，一台台滑冰车无一不出现在家乡的冰面上。你追我赶，横冲直撞，气势恢宏，热火朝天。

苟去是我们那个群体滑冰车的高手，当然也是我们的“头领”。已经上四年级的头领，个头比一般青年人都高一头，身材魁梧，大概他家生活条件好，不缺油水和营养充足的缘故吧。他爹是退伍军人，又是党员，在村里很吃得开。头领学习不中用，可是除了这点都很出人头地，比如打群架，曾经率领我们几个小喽啰，把石巴村几十个人的团队打得哭爹喊娘抱头鼠窜……比如，用子弹壳捶上鞭炮药用长长的药捻子连接，然后刨开梁小道屋后基塞进去点燃，“轰——”一声，虽然没有把鬼子的炮楼端掉，可把正在吃饭的老梁吓得尿了一裤筒……每次出行，都是小铃铛通知每一

个团队成员，然后，大家各自背着滑冰车去苟去家大门楼集合，然后，浩浩荡荡奔赴村东头的大湾滑冰。就是三九最冷的那天，苟去做了一件令其终生自豪的大事情。小铃铛的弟弟小当啷成就了他。小铃铛八岁，弟弟小当啷四岁，爹娘的命令是看孩子，要么带弟弟一起去玩，要么都关在家。小铃铛一开始抱着弟弟滑滑冰车，可是，别别扭扭地老落后面，就骗弟弟去一边等，说给他讨糖吃。小当啷等不到哥哥就自己在冰上玩，不远处一个人凿的饮牲口的大洞吸引了他……就在小当啷跌倒小小的身体滑向洞口的时候，斜刺里飞驰过一台滑冰车，临近冰窟咫尺之遥时，一个急刹车，钢锥激起纷飞的冰片，如年五更的烟火……苟去扔掉左钢锥腾出手一把薅住小孩的裤腰，右手往外一撑，滑冰车的外轨贴着冰窟的边缘猛地折转，被轨道斜刺里激起的水柱喷出好远……几个惊险动作有条不紊，一蹴而就，在我们这辈滑冰历史进程中，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之后，再也没出过这样的高手。这种场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没了踪影，甚至更偏远的农村也销声匿迹，水面少多了。

冰天雪地，一片落寞。昨日辉煌不再，大自然的冬天已经完全被孩子们抛弃并集体遗忘。

昨天，我彳亍在黄河大堤与古柳老槐为伍，低头怀念着四十多年前的冬天趣事，独自黯然神伤。于恍惚中发现，黄河已经被无边的白色覆盖，消逝了涌动的浑黄，大概结冰了吧！这也是十几年没见的景象。先前，一到凌期厚冰阻碍大水的下行，预防水漫大堤，一天到晚传来轰轰的爆炸声，把学校的门窗玻璃震得嗡嗡直响。老师安抚我们不要害怕，说，那是人民空军的飞机炸黄河的冰面呢！可是，我们张望了半晌，空中连一只鸟的毛都没发现。

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時候，黄河大桥还没有建成。有一年黄河断流，我们直接走在河床上，平坦的河床上是细细的沙土，分布着鱼鳞似的水印，很难想象发水时的浩瀚与湍急，以及临河的敬畏之感，一行走得有点漫不经心，看得叫人茫然，隐隐还有点伤心。

2015年11月的北京雾霾沉沉，我记得一个月只晴了两天，还是两个半天。好在下旬一场中雪多少给了北京人和外来人些许安慰。鲁院的一个月培训，我的课外时间大多用在写作以及和同学喝酒聊文学了。全班五十